

民順

順民

崔嵬 王震之合著

各地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

民 順

每冊實價貳角伍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崔 震 崑
王 震 之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
漢口：交通路六十三號

廣州：漢民北路五十號

重慶：武庫街二十一號

上海：福州路三八四號

西安：長沙 成都 梧州

桂林 貴陽 昆明 蘭州

宜昌 萬縣 衡陽 六安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月初版 (漢)

目次

順民	一
血祭九一八	三七
保衛上海	六七

順民

(獨幕劇)

時間……民國廿六年

地點……北方某村

人物……周老頭——五十九歲。

周大叔——老頭之子，二十六歲。

周媳——大叔妻。

二禿子——村中漢奸。

張三爺——村中比較年輕紳董。

日軍官一人。

佈景……一間破舊的房子內，正面臨街有不高的窗子，旁邊是通外面的街門。右面靠近台有

一個通內室的門，掛着一條破舊門簾，房內陳設極簡單，只有一張方桌和兩張長櫈，桌子上擺着一盞油燈和茶壺茶杯，牆上掛着一兩件破衣服，夜已很深了，外面漆黑的天，什麼也看不清楚了，遠遠有隱約的火光，那是前綫上的炮火或是很遠的村子在燒着。

幕啓——前綫上傳來一兩聲炮聲和斷續的排槍聲，忽的機關槍像發現什麼目標，瘋狂地發射起來，不到一分鐘工夫，槍聲又停止了，祇是餘下三五槍零散的槍聲，在點綴這場的情景。屋裏只有周老頭一個人，站在一張小圓櫈子上，扶着牆，從窗口向遠遠的地方，費力的望着，這時窗外有三兩個人的脚步声走過，一面走着，一面談着話，夾雜着還有呻吟的聲音。

快走！

不行，等一等我！

又怎麼啦？

聲：聲：聲·

聲：聲： 翁：媳： 聲：聲：聲：聲：

等我把我的傷口再紮一紮！

怎麼又要紮呢？

剛才沒有紮緊，現在血直從我的袖口往外流。

快一點罷！等一回大隊跟了下來，我們就趕不上了。

（這時媳婦從內室走了出來，看見老頭在向外观，走到他的身邊。）

爹！您看什麼呢？

（從橈子上下來，只向媳搖手，不說一句話，媳也沒明其妙的站在那裏，聽着外面的人聲。）

紮好了嗎？

好了，走罷！

（慢慢地聽見脚步聲走遠了，老頭還悄悄的走到門邊，從門縫裏張望了半天，才放心地回到桌子旁邊，輕鬆的吐了口氣。）

媳： 翁： 媳： 翁： 媳： 翁： 媳： 翁： 媳：

外面是什麼人呢？

（低聲的）前綫上下來的傷兵。

他們說什麼？

他們說，怕一會兒大隊跟了下來他們就跟不上了，直催着叫快走！

（安然地）那還怕什麼呢？他們直說快走，還會有工夫進來騷擾咱們嗎？

那可別說，萬一他們要敲門進來要茶要水的，不是也够麻煩的嗎？

敲門，那就把燈一吹，說是睡覺了。

他們要砸門呢？

砸門，把門頂住了不去理他，看他有沒有精神砸到天亮。

（怕事的）別，可別這個樣子，真要是叫門也就只好讓他們進來，好歹打發走了他們也就算了，不然，招得他們發起脾氣來，那不是更麻煩嗎？

（不耐煩）爹，真是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傷兵您怕他們幹嗎？

媳： 翁：媳：翁：媳：翁：媳： 翁：媳：翁：

他們，他們也不能惹呀！

我就不信，他們又沒有槍，身上又受了傷，難道說還敢造反嗎？

唉！這年頭，叫人可怎麼活下去呢？（說着走到桌邊坐下。猛然，像是觸動了他的心痛）

你就說，咱們那口豬罷，原說預備着養肥了，等過年吃呢，好罷！這也別過年了！

這都是您！我說用不着殺，您偏要殺。依着我，就把他養在圈裏，看誰敢搶了去！

要說搶，倒是沒有人搶！

那，那還怕誰呢？

倒不是怕誰，我是一看見張三爺那個臉子，就弄得我沒話說。

張三爺，他又不是保甲長，他管得着嗎？

不是！眼看着人家從家裏拿出來十幾担糧食，四五口肥豬弄好了送到軍隊上去，咱們

連那一口小豬都不拿出來，顯得咱們也太小氣了。

他有錢，他愛出多少出多少，幹嗎咱們要跟他比呀！

翁

不是這個話，你看張三爺那個和氣勁，嘴裏又是滿口的道理，說些什麼這一會打仗是因爲日本鬼子太可惡咧，什麼日本人怎麼糟蹋老百姓了，我聽得倒是很有道理，真像是應該把家裏的東西都捐出來纔對。

都捐出來！那咱們就等着餓死罷！

人家說的話本來都對嗎？你有什麼話說？

您就是愛聽他這一套，要是我，你說你的，我聽我的，誰想要我那口豬，我就跟誰拚命。

人家也沒有說，一定要我捐那口豬呀！我是怕他開了口，我沒有法子支應他，我想了想，算了，偷偷的宰了他，省多少麻煩，今天早晨他還問來着，我說昨天晚上給人家偷去了，他也就沒說什麼。

真也奇怪！往常催糧催草的不都是二禿子嗎，這一回怎麼看不見他了呢？

聽說，二禿子隨了東洋人了，要是東洋人把咱們這塊地方佔了去，說是就要派他作咱們的區長呢？

翁：媳：

翁：媳：翁：媳：

你聽誰說？

張三爺說的，那可不會假了。

我說的呢，怎麼一打起仗來就看不見了呢？趕情他爬到高枝上去了。

也虧了他，從前他在咱們村裏當地保的時候，誰都說他不像個好東西，這一回可該着他露臉了！

要是他當了區長，咱們村裏人好好的哄一哄他，他在日本人面前說句話，也許日本人就不會糟蹋這村子了。

其實就是日本人來了，反正得叫咱們過下去，只要是聽他們的話，要拿什麼，就給什麼；笑着臉迎來，笑着臉送走，我就不信他們還一定要殺死你嗎？

對啦！日本鬼子來了，咱們格外的小心一點，別招得他們生了氣，我看也就沒有事了。可不是，什麼國家不國家咱們全不懂，誰坐天下我給納糧，反正咱們當誰的老百姓都是一樣。

翁：媳：

媳：翁：媳：聲：媳：翁：聲：媳：

從前是大清國，後來是中華民國，將來呢……

管他呢，咱們就等着日本人來，當日本人的順民好了！

（正說着，門外有人敲門，媳很敏捷的走到桌子旁邊，把油燈捻了下去。）

（門敲得更緊了，媳聽得不耐煩，厭惡的喊）

睡覺了！

開開門，是我！（依然在敲門）

（悄悄地）是誰？

（悄悄地）張三爺！

周嫂子，是我，我有事！

（高聲回答）什麼事，明天再說罷！

（悄悄地）那一口袋糧食藏好了嗎？

早藏到坑洞裏了。

張：媳：張：翁：張：翁：張：翁：張：翁：媳：翁：

肉呢？

也藏好了。

呵！是張三爺嗎？我來開門。（說着走去開門）

（走上）哦！周大叔還沒有睡嗎？

沒睡，沒睡，這個年月，聽不清楚可真不敢開門。

可不是，小心點也好。

三爺這麼晚來有什麼事嗎？

大勇叫我給家裏帶個信來，他今天晚上也許不回來了！

什麼事兒？連回家睡覺都忘啦？

剛剛前綫上不打了，他同着五個人給前綫上送給養去啦！

他也管得着給當兵的送飯？

大嫂子，不是這麼說，這一回當兵的打仗是爲了咱們老百姓，要是沒有人家在前綫上

翁：

張：

翁：

媳：

替咱們拚命，咱們的房子，地，不是全都給鬼子們佔去了嗎？你想，人家當兵的替咱們守住地盤，給咱們擋住鬼子，咱們當老百姓的光是送一送飯，這還不是應該的嗎？

（不語，半天，才埋怨着說）大勇，這孩子總是不聽說，愛湊熱鬧，我也管不了他，由着他的性子鬧罷！

大叔，您可別錯怪他，他這樣幹是對的，您想，假如這一回老百姓再不幫着軍隊上跟日本鬼子打仗，真要是日本鬼子打了過來，咱們不是都活不成了嗎？

活不成，我就不信，日本人也是人，他總得講理呀！你不招着他，他會平白無故的殺你嗎？大叔，您可別這麼想了，日本兵佔去了中國的地方，他們就可以由着性兒的胡鬧，他對待咱們老百姓的那些不講理胡亂糟蹋的事情您真是想也想不到。

（不信任的）有什麼不講理的事情？我怎麼從來沒聽見過？

大嫂子，您坐在家裏怎麼會知道呢，就說這兩天從前綫上抓住的俘虜罷，有好些是日本人，也有好些是中國人……

張：翁：

中國人？怎麼日本人的隊伍裏面有中國人呢？

聽他們說，那都是東三省的中國老百姓呀！他們誰願意開進關來打仗？可是日本人逼着他們來送死，他們又不能不來！家裏的人眼看着他們是活不成了，也沒有法子救他，誰敢說一句話，馬上就是槍斃……

翁：

唉！總算是這些年青的該着遭劫，這是也沒有法子的事。

張：

（正說着，遠遠的炮聲，沉沉地又響了起來，夾雜着機關槍的聲音也越來越密。）聽！鬼子們的大炮又放起來了，陳莊前面的小土山差不多快給他們的炮彈轟平了，我們的軍隊……

翁：張：翁：媳：

（搶着問）三爺，他到前綫去了，沒有回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

（急切地）真要是中了槍子兒那……

不會！他們送飯只送到陳莊的後面，離着前綫還遠着呢！那，那就不會打死了嗎？

張：翁：

不會，您放心好了。

三爺，您別怪我太顧自己，您替我想想，家裏我這麼大年紀了，他媳婦雖說精明，總是一個婦道，他就這麼丟手不管，這個家難道就不要了嗎？

我就沒有聽說過，半夜三更了，還不記着回家來！

這種年月還能說這些話嗎？爲了保着自己的家，吃點苦，受點累，算得什麼呢？真要是拚起命來，把日本鬼子打死了，我覺得也是應該的。

（不語）

大叔，你說我的話還對嗎？現在什麼也不能管了，家裏有糧食，有吃的，先拿出來給當兵的吃了再說，總不能讓人家餓着肚子替咱們拚命呀！您說我這話……

對對……一點也不錯。

（立刻接了過去）三爺家裏有的是糧食，拿出來捐給大兵吃沒有關係，我們家裏……您家裏有的糧食，吃的，也應該拿出來，才顯得……

張：媳：翁：

張：翁：

張：媳：

翁：張：媳：翁：張：翁：張：翁：媳：

我們可比不起您！我們家裏……

（連忙支吾）我們家裏所有的東西也全都捐出來了！

怎麼，周大勇家裏的東西……

全捐了，全捐了！

怎麼我聽大勇說，還有一口袋糧食，一大缸肉呢？

沒……沒有了！

沒有，您聽他瞎說呢，他成天價不回家，怎麼會知道呢？真是要有……

（不語）哦！

（還在掩飾）可不是，真要是有的話，早就拿出來，也用不着……

（外面有幾個傷兵走過，呻吟聲，談話聲，凝成了一片噪吵的聲音，張沒心聽老翁的話，

剛想走到門邊開門去看看。）

（忙跑過去攔住）三爺，您幹嗎？